

Name / Nom

王 雅 慧 WANG YA-Hui

Adresse / Address

Why and How: The Right Way

2010

在讀到阿比查邦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¹ 的書時，對於他提到有關建築與影片的關係的一段話感到很有意思。

他是這麼說：「『結構』作為建築的設計，是你讓人們走進去並待一段時間的方式，所以你需要為它（建築或影片）創造一種結構。」這裡的「結構」對於當代藝術家來說代表著什麼呢？什麼是藝術家布置／佈署出來，並讓觀眾可以進入並待上一段時間的東西呢？是風格嗎？還是所謂的藝術形式？對現代的建築師來說，這種布置很明顯地代表了一種現代生活的精神：科學、理性、藝術的綜合性理想。我在赫爾辛基第一次參觀了現代主義的建築，即是芬蘭著名的建築大師阿爾托 (Alvar Aalto)² 的住家兼工作室。和從書上看到的不同，當我真的踏入那實際的空間並感受物件的質感與自然光線時，那種對生活非常純潔的熱情震撼了我。原來這就是現代主義的建築啊！我有種終於瞭解了的心情。這段經驗很快地讓我聯想到更早之前讀到阿比查邦的那段話，親身體驗過後，我對它的意義又有更深刻的體會，以下就用阿爾托的房子為例來說明。



阿爾瓦·阿爾托1960年代站在自家前面的花園中。
阿爾托自宅 (The Aalto House)，1935-1936，赫爾辛基，芬蘭。
Photo: Eva and Pertti Ingervo, Alvar Aalto Foundation

1 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1970-)，泰國電影導演、監製及劇作家。

2 阿爾瓦·阿爾托 (Alvar Aalto) (1898-1976)，芬蘭建築師和設計師。他的作品包括建築、家具、布料、玻璃器皿，以及雕塑和繪畫。

面向街道的入口是個相對於這美麗的房子過小而特別低調的木門，這是結構之一。進入後右手邊有個小空間，以前是當作接待公司的客人及友人所用。小空間後方有個三格上下的小階梯，當一踏上，眼前便感到開闊，因為是一間挑高的工作室，右邊的牆面有著大大的窗戶，更遠的角落也是兩扇面對院子的窗戶，院子的綠意頓時透過這些窗戶進入到眼前。工作室的設置簡單卻雅緻，有一張好看的黑色長沙發，我們都被允許可以坐在這沙發上，這倒是令我感到驚訝，這沙發也有好幾十年的歷史了吧。漂亮的長比例仍然維持著它的優雅，一點也不因為時間的流逝而顯得過時。我想，真的有那種不會過時的東西，就像今天中午聽的巴布·狄倫（Bob Dylan）³的老歌〈Blowin' in the Wind〉一樣，立刻就佔據了我的心。工作室與客廳用一道很厚的活動門隔開，我注意到每一個細節都被妥善地照顧，工作室的一道牆面以乾草的編織構成，很具農村的風味。客廳裡則是安置了一架中小型的平面鋼琴，一樣有大面的窗戶面向綠意盎然的院子，三張很好看的沙發大小適中地落於起居室內，再加上一張桌子、一個邊桌、一盞吊燈與一盞立燈，都由他親手設計，每個地方都看得出來他的用心與巧思。樸素的色調與簡單高雅的家具設計，空間中所有的細節都影響了觀者進入這空間的觀感，甚至是吸引人們駐足觀看的重要因素。這是個簡單的空間，但你想細細地品味。我不禁想像這是一種怎樣理想的人生，這與我夢想中的房屋真是太像了，我就是想要住在這樣的地方，過著充滿藝術與自然的生活。建築空間的結構由隔間、走道、光線、動線及內容物共同構成，這些物件及空間都不只是空間與物件，更代表了一種對於生活的態度。阿爾托也說過，自己的住家建築必須要含括居住者的「弱點」，才是真正人性化的空間，這也頗令人玩味。什麼是居住者的弱點呢？他在他的住家設計了一個「逃脫之門」，讓他可以直接從工作室逃到樓上的陽台喘口氣，對我來說這是相當有趣也很藝術性的設計。他很誠實，我如果不必假裝自己很勇敢，也許可以承認一些害怕的事，承認便是一種勇敢的行動，雖然我有很多弱點，但我不必被自己的弱點控制。我可以設置一個「阿爾托逃脫之門」，就是個讓自己重新喘息出發的秘密花園，每個人都需要這樣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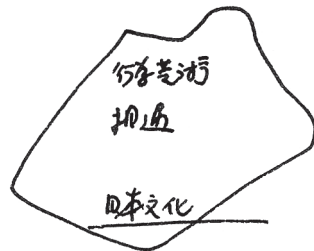
3 巴布·狄倫（Bob Dylan）（1941-），美國創作歌手、藝術家和作家，201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阿爾托自宅（1935-36）的客廳
Photo: Majja Holma, Alvar Aalto Foundation, 1999

房子不再只是表面的裝潢、好看的設計，或名家的家具擺飾。房子代表了一個人的生態度。阿爾托的設計吸引我的正是他樸素與愛好自然的態度。他設計的家具多使用自然的材料，例如木材或銅。他與德國的包浩斯都是提倡現代建築的前瞻者，但是他又多了自己民族的自然風格，因此獨樹一幟。從達達、包浩斯、普普、激浪派（Fluxus）這些二十世紀的理想主義者們帶給人類豐盛的精神遺產，這幾個主要的思想精神一直延續發展到當代藝術的領域中，在歐洲似乎更能感覺到它們的連貫與創新。這些活動除了日本外，並沒有在亞洲其他國家發生，但是亞洲國家近十年來發展迅速，加上網路資訊發達，可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新近藝術發展，例如日本的年輕藝術家有一種微普普的風氣形成，而這可以一直上溯到普普及激浪派運動。亞洲國家的現代化較歐美緩慢，但這並不意謂亞洲要重複歐美的藝術運動，這些運動已經變成一種複合的東西呈現在我們面前，地域性被重視，我們比以往有更多機會可以展現自己的特色。這也就是說，在自己的國家工作，但使用一種當代的藝術形式（或稱國際風格——引用自包浩斯建築），我們可以創造自己的風格與藝術形式，只要它可以觸動到人的感覺核心——重要的是藝術家們創作的態度及藝術形式。這是一個可以非常Fluxus且蔚為風潮的年代，我們想要更自由地創作，卻不要偏差了自己的態度。目前在台灣有一類市場取向的作品，討喜卻欠缺深度，好看卻沒有內容。我應當更審慎地思考這些所謂的價格虛榮給創作者帶來的負面影響。

各種相遇的
接合。



島袋道浩 Shimabuku Michihiro

〈當天空是海〉(When Sky was Sea), 2002, 表演、錄像裝置

島袋道浩個展「Frog's Sky」, Galerie der Stadt Schwaz, 施瓦茨, 奧地利, 2002

© Shimabuku Michihiro

我曾經覺得自己身為台灣的藝術家，好像沒有什麼可以繼承，也沒有什麼脈絡可循，而這種無所適從曾困擾了我。但是看看當今一些優秀的亞洲藝術家們，並不被侷限在這樣的思想裡，這是一個我們可以自由運用所有人類遺產的時代，只要你知道why and how。我可以從現代主義的建築、網路上看到的激浪派運動、巴黎看到的展覽及任何地方看到的藝術作品得到影像與靈感，只要感覺那是與自己的質性相近的道路，而不是因為那是現在當紅的。這時候就得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了，到底什麼是我真正想要探索的方向呢？這是why。

我從兩個方向去接近這個提問，一個是從當代藝術的脈絡上，從我個人對其他當代藝術家的喜好分析而來，他們似乎共享了相似的傾向及態度。從這個方向去研究，我可以連結藝術發展的脈絡，這對於藝術語言的運用及思考應該是相當有益處。另外一個方向則是從個人的情感、喜好、主題出發。每個藝術家總有比較感興趣的主題及對人生的思考，例如日本藝術家島袋道浩 (Shimabuku Michihiro)⁴就對「encounter —— 相遇」這個主題相當感興趣。他的「encounter」包括地球上各種生物的相遇、想像的相遇以及詩意的相遇，所使用的方式是相當playful也很具想像力。想像力是創造的核心工具，我要勇於想像，像詩人一樣地想像。

⁴ 島袋道浩 (Shimabuku Michihiro) (1969-)，日本藝術家，自90年代開始，以錄像與行為作品，遍及裝置與現成物件，遊歷歐洲完成了不同的駐地項目。

在當代藝術的脈絡上，我比較親近及喜愛的有費奇里/魏斯 (Fischli and Weiss)⁵、加布里埃爾·奧羅斯科 (Gabriel Orozco)⁶、島袋道浩、瑞安·甘德 (Ryan Gander)⁷、馬丁·克里德 (Martin Creed)⁸、木村友紀 (Yuki Kimura)⁹、阿比查邦、大衛·霍克尼 (David Hockney)¹⁰ 等。從最喜歡的費奇里/魏斯談起，他們受到1960–70年代間歐洲激浪派運動的影響，而其中費奇里的成長過程更與包浩斯精神息息相關¹¹。他學到的是對「正確」(Right)事物的熱情，或許這跟他們後來一部影像作品的名稱〈The Right Way〉(1983)有點相關也說不定。在當時他們採取了一種與同儕藝術家都不同的創作方式，以他們自己的特質結合了達達、普普與激浪派的精神。在思考「美」這件事上也採取了不同的眼光，帶著一種反藝術 (anti-art) 的態度出發，不跟隨當時流行的風潮。我常常在想，怎樣才是藝術？或許我應該拋開這種包袱，而用一種更 playful、更詩人、更有趣的方式去靠近藝術，並自由地使用各種材料。他們的理想是將藝術家的生活與創作結合在一起，而其中深具人文關懷的氣質也是我很嚮往的，我希望自己能夠像他們那樣快樂地創作並生活。這張圖很美不是嗎？



費奇里/魏斯 Fischli and Weiss
〈The Right Way〉, 1983, 有聲影像, 55'
© Peter Fischli and David Weiss, Courtesy Matthew Marks Gallery

5 費奇里/魏斯 (Peter Fischli) (1952–) 和 (David Weiss) (1946–2012), 是一對瑞士藝術家, 於1979年開始合作, 包括雕塑、錄像和攝影作品等。

6 加布里埃爾·奧羅斯科 (Gabriel Orozco) (1962–), 墨西哥藝術家。

7 瑞安·甘德 (Ryan Gander) (1976–), 英國藝術家, 作品包括雕塑、服裝、寫作、建築、繪畫、出版物和表演等等。

8 馬丁·克里德 (Martin Creed) (1968–), 英國藝術家及音樂家, 作品包括繪畫、雕塑、裝置、音樂專輯及多媒體劇場演出等。

9 木村友紀 (Yuki Kimura) (1971–), 日本藝術家, 目前以京都和柏林為據點從事創作活動, 作品包括攝影及裝置等。

就讀科藝所時，我看到了他們的〈The Way Things Go〉(1987) 這部影片。當時我並沒有特別的感受，只覺得有一種復古與神祕的特質，像懸疑片般令人充滿好奇、期待與驚喜。同時，我也感覺他們想要觸碰物件的本質與進行某種機遇巧合的表演。後來在巴黎的龐畢度中心書店，我買了他們早期的兩部影片：〈The Right Way〉與〈The Least Resistance〉(1980–1981)。影片有一種輕鬆詼諧的氣氛，但卻感覺得出來他們的精心製作，包括場景及音樂等，而這也貫穿了他們做作品的方式。看這兩部影片的感受，就好像今年看到約翰·盧瑞爾 (John Lurie)¹² 的〈Fishing with John〉(1991) 一樣，剛好也是兩個男人的有趣組合 (在這個島上常常看到兩個男人結伴同行)，他們一邊走著、一邊看著風景一邊講著不知道是什麼話題的事。他們不是時下那種搞笑的荒謬劇，影片中的對話幽默，又加入了某種對人與世界的想像與思考。想像力是主要的關鍵，我多久沒有讓自己任意地想像了呢？我特別喜愛費奇里/魏斯片中那兩個玩偶的造型和個性：好像有點任性，卻又抱持著一種對任何事都平等的態度。它們溫柔地對待這個世界，並且暴露自己的弱點及簡單的欲望。在片中，沒有什麼特別的故事情節，卻有很多旅程中的觀察與細節，包括突然出現的小狗、不同的氣候、洞穴或暴風雪。我不禁驚嘆他們拍片的毅力與完整度，兩個天真又厲害的傢伙！我也很喜歡裡面的對白，感覺有點像是我最近讀到的姆米 (Moomin) 系列故事，其中的人物各有各的個性與脾氣，他們的談話一方面反映了人的一些真實情感，一方面又帶有天真的詩意。

10 大衛·霍克尼 (David Hockney) (1937–), 英國畫家、版畫家、舞台設計師及攝影師。

11 彼得·費奇里早年深受包浩斯精神影響，居住成長於他父親漢斯·費奇里所設計具有包豪斯風格的家中。漢斯·費奇里是一位藝術家及建築師，他的生活方式令彼得·費奇里著迷，他常常夜晚作畫，聽著爵士音樂，周末與學生或藝術同路人派對。

12 約翰·盧瑞爾 (John Lurie) (1952–), 美國演員、樂手、畫家及製片人。

我一直想要在影片中結合更多的媒材，在我過往的製作過程中，就傾向用實際的材料去拍攝，而不是電腦繪圖，因為實際的物件及材料具有更多流動的變化性。這種變化性是我在影片中保存的物件特性，而不是完全由剪接操控，因此我對材料的拍攝原本就有一份喜好。例如〈墜〉裡頭的各種物件、〈縫隙〉的電箱開關、〈一個人的房間〉、〈日光下的靜物〉的紙模型、〈訪客〉的棉花、〈當我看著月亮〉中的氣球及〈他們開始提醒我，關於其他的那些事〉拍攝的灰塵雕塑等。其實我對這樣的運用並不陌生，只是往往將之當成道具，並將大部分的製作過程隱藏起來，直到月亮、雪人之後才暴露出來，這或許就是我作品中很關鍵的一種藝術形式與手法。現在我對材料的喜好又逐漸高漲，我認為我可以探索的是，如何以一種詩意的方式，將各種材料、雕塑、素描、繪畫組合成影片的內容。詩人的想像力是必要的，但我不喜歡那種刻意玩弄字詞的詩人，而是像谷川俊太郎（Shuntaro Tanikawa）¹³及巴布·狄倫那種簡單的詩意，可以使人了解卻又超乎想像的美。

13 谷川俊太郎（Shuntaro Tanikawa）（1931-），日本當代著名詩人、翻譯家及劇作家。



費奇里/魏斯 Fischli and Weiss 在紐約古根漢美術館的個展「How to Work Better」，2016
© Peter Fischli and David Weiss, Courtesy Matthew Marks Gallery

除了藝術形式與手法，費奇里/魏斯另一個吸引我的原因則是他們作品中可愛的氣質。他們刻意使用像是家庭手工藝的材料去做影像中出現的泥塑玩偶、老鼠或熊。除了他們之外，艾瑞卡·真田 (Erika Sanada)¹⁴ 的雕塑也具有這樣的特質，有些是用水泥的材料，有些她甚至強調是從家裡的烤箱烤出來的。我也喜歡這類材料，如：粘土、紙漿、紙板等。費奇里/魏斯對這類材料的選擇也許出自某種叛逆的考量，而我大多出自我個人直覺的喜好，我不喜歡一些太光滑、看起來很貴的質地。但我喜歡的材料表現在影片上又會產生怎樣的變化呢？我也想要依此研究一下早期低科技呈現的電影，印象中不少經典的黑白默片使用了一些道具及材料作為拍攝的背景，相當有趣，這也是我可以參考研究的方向。也許，我可以利用這些綜合的元素創作影片之詩，克洛黛·溫普勒 (Claude Wampler)¹⁵ 的雕塑影像也是觸發我這個想法的一個媒介。雖然我還不是很瞭解她那件作品¹⁶，但是我感到一種很有趣的東西在裡面，與我的作品相呼應。擴展成這樣的形式，感覺上也可以使我的想像力更有發揮的空間。我想要用到所有我喜愛的東西，利用影片把種種媒材綜合在一起。詩啊、想像力啊、冒險故事啊都靠過來吧，我是大廚師。

14 艾瑞卡·真田 (Erika Sanada) (1987-)，日本雕塑家，目前在加州生活及工作。

15 克洛黛·溫普勒 (Claude Wampler) (1966-)，美國雕塑家、表演藝術家。

16 此處指的是溫普勒參加2010年台北雙年展的一件作品：〈無題雕塑〉(大型完美皮厚溝深的皺腦袋被又長又彎的脊椎拴在瘋淫渾圓的女臀上) (2010)。

將自己做的東西透過某種連結的方式與影片中的世界發生一些有趣的關係，這個東西可以是雕塑、可以從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延伸而來，最好是想像的物件！研究了一下克洛黛的作品，原來那個雕塑是假想中的雕塑，她只是做了一個物件的影子，這個概念真的挺有趣。那些在作品說明中看起來很複雜的材料，只是個幌子，我還以為她真的用這些東西做出一個大型的雕塑。那個雕塑只是她手繪的草稿，有趣的是她呈現一個「不見了」的雕塑，但又雇用演員煞有其事地在繪製那看不見的作品。這其中有許多曲折但又有趣的概念，了解之後有一種「原來如此」的感覺。這幾乎是一種「概念性」的雕塑，但是又用影像呈現出來，這樣的影像雕塑也是我所想要探索的一個方向。以影像為主要的結構 (structure)，結合各種不同的形式與材料。主題是我喜愛的神祕、冒險、童話與奇妙的物件，方法則可以是雕塑、素描、攝影、動畫、音樂、聲音與影片的結合。



費奇里/魏斯 Fischli and Weiss 在洛杉磯 Matthew Marks Gallery 的個展「Polyurethane Objects」，2014
© Peter Fischli and David Weiss, Courtesy Matthew Marks Gallery

影像雕塑 (video sculpture)

我覺得自己對影像有很好的天份，因為我喜歡事物在時間中慢慢轉變的過程，這種時間感與現實的感覺總是重疊並強烈地覆蓋了原本的狀態。在這種覆蓋中，人忽然得到自由，這是我喜歡影片的原因。所以我總是在捕捉某種動態，那動態包含了時間，雖然時間不一定包含著動態，我覺得自己對這種動態的感覺特別敏銳。

還記得小時候到電影院看到老夫子的動畫，我興奮地在電影院不可遏止的大叫。與其說看到老夫子很高興，還不如說我是看到了那動起來的紙上人物而感到神奇的喜悅，那是一種小孩子慶典式的莫名激情吧？！到現在我對那個心情還記得非常清楚。就像韋納·荷索 (Werner Herzog)¹⁷ 看不懂五線譜但有很好的鑑賞力一樣，我在巴黎時雖然沒有太多當代藝術的背景，但我很好的鑑賞力，從一開始就看得出來什麼是好的作品，而且我也喜歡當代藝術的表現方式，加上對電影的喜愛，就創造了自己現在的路徑。

我現在正在重新探索自己其他的可能性，但影片已經成為我的精神之一，我喜歡影片所能帶來的力量，也會在影片的範疇中繼續創作。然而我之前感到自己的影片創作似乎走到一個瓶頸，有越來越狹窄的趨勢，甚至影響到我對影片的熱情，這可是大大地不妙。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我現在又恢復了活力。而我現在所思考的是如何找到自己創作的核心。這不是什麼太難的事，只要對自己的感覺誠實並傾聽內心的聲音。我也在思考著如何從這個點開始，繼續擴大自己創作的範疇與能力。作品反映著藝術家的生活，當我的生活狹窄而無趣時，作品也會透露出一股腐朽的味道。

而自己對藝術的想法也會影響到作品的氣質，這些都是我在調整過程中不斷在思考的部分。自從我願意更加投入創作的精神領域後，許多美好的事物都紛紛進入到我的生活中，即使生活變得更加忙碌，我的心卻不再像以前一樣感到疲累，反而更加快樂與充滿活力。我感覺自己正走在對的路徑上，而我要抬頭挺胸繼續向前邁進。

專注在探索自己喜愛的事物一開始令我有點畏縮，我真的知道自己喜歡什麼嗎？我喜歡的這些微小事物重要嗎？它們與我的「藝術」有關嗎？答案是「Yes」，而且是超乎自己想像的重要，它們以一種潛移默化的力量在自己的心中不斷地作用。所以我這幾個月來發現，做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才是創作的重要關鍵，而不是看著目前藝術界最流行的內容、手法與主題，然後一直去模仿一種很像藝術的藝術。那樣一定會失敗，因為是虛假的東西。虛假是藝術最可怕的毒藥，連試都不要試。我花了很多時間面對與放下自己心中的障礙，現在的我，終於又有一種創作的熱情與心情，那是我剛開始創作時的心情，雖然懵懂但充滿直覺。

我現在要繼續探索的方向就先從自己喜愛事物的核心出發，將素描、雕塑、聲音、音樂、攝影綜合在我的影片藝術裡，神祕、幽默、詩意而簡單。雖然我還不太確定要怎麼做，但我的眼睛、我的心已經逐漸可以感覺到自己所要的東西是什麼。

¹⁷ 韋納·荷索 (Werner Herzog) (1942-)，著名德國導演、演員與編劇家。最著名的作品包括《天譴》與《陸上行舟》。